

桑 树 坪 纪 事

陈 子 度 等

中央戏剧学院

桑树坪纪事

(根据朱晓平桑树坪系列小说改编)

编剧 陈子度

杨 健

朱晓平

(演出修订本)

前 言

话剧《桑树坪纪事》是中国当代的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剧作。它创作于八十年代中期，根据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小说的三个中篇——《桑树坪纪事》、《桑塬》、《福林和他的婆姨》改编。剧中的桑树坪是一个坐落在西北山区的因几层大山的阻隔而被封闭起来的小村。在这个小小的山村，生活着一群既忠厚善良又保守愚昧的农民。他们一方面在恶劣、艰苦的自然环境中坚韧地生存着，另一方面却总也走不出封闭、愚昧和贫穷带给他们的精神上的枷锁。该剧通过几个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悲剧。队长李金斗是中国封建文化心理的一种典型；历史的、文化及政治的诸种复杂因素铸成了这个基层干部的形象。作为一村之长，他护卫着全村老小十几口人的生计，他也常常出自“好心”，为村人的婚丧嫁娶出谋划策；但他身上又有着浓厚的封建宗族观念和愚昧狭隘的伦理道德观念。他为首拆散彩芳、榆娃两个相爱的青年，毁坏了他们纯洁的爱情；为了两孔破窑洞，赶走外姓人王志科，使他几乎家破人亡；在估产队、县革委会的“脑系们”面前，他又象一只任人抽打的羔羊，自尊被人随意践踏。这个形象既可爱又可怜可憎，令人深思。青女与月娃的悲剧不仅仅是她们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年代里被戕害的妇女的见证。年仅十二岁的月娃为给哥哥娶亲，被卖到甘肃做童养媳；青女被疯子丈夫当众扯去裤子，村民涌上围观；彩芳年轻守寡，公公李金斗数次强逼她做转房亲嫁给亡夫之弟，为此赶走麦客榆娃，生生拆散了他们。桑树坪人从来不会意识到这种买卖婚姻、收养童养媳、易妹换妻以及转房亲是违背和摧残人性的。还有，县上的“脑系们”为庆祝革委会成立要杀牛吃，强逼桑树坪人卖掉他们的命根子——“老

耕牛”豁子。于是，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围猎“豁子”的惨剧，桑树坪人亲手打死了自己生存的希望，等等，等等。

桑树坪人的悲剧从某个角度折射出了我们民族曾经有的悲剧。封建主义的蒙昧、极左思潮的猖獗和物质生活的贫穷使得他们盲目而麻木地相互戕害，制造着自己的也制造着别人的悲剧。由此我们可以对我们民族的命运作出勇敢的反思。此剧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是一部在深层意义上呼唤改革的作品。

人物

- 李金斗——队长，46岁左右。
- 许彩芳——金斗的儿媳，寡妇，18岁左右。
- 榆娃——甘肃麦客，20岁左右。
- 李福林——金财长子，“阳疯子”，28岁左右。
- 月娃——福林的妹妹，12岁左右。
- 陈青女——福林的新媳妇，17岁左右。
- 王志科——“杀人嫌疑犯”，30岁左右。
- 绵娃——王志科之子，8岁左右。
- 李金明——饲养员，60岁左右。
- 朱晓平——知青，17岁左右。
- 李言——村中长者，放羊倌，70岁左右。
- 刘主任——公社干部，30岁左右。
- 霸场的——麦客们的首领，40岁左右。
- 保娃——民兵队长，29岁左右。
- 保娃媳妇——25岁左右。
- 李金财——福林、月娃的父亲，50岁左右。
- 金财婶——福林、月娃的母亲，45岁左右。
- 六婶子——金盛的媳妇，媒婆，50岁左右。
- 青女娘——50岁左右。
- 李福岭——福林弟弟，16岁左右。
- 李金盛——贫协组长，50岁左右。
- 李金升——党小组长，50岁左右。
- 李福全——会计，25岁左右。
- 翠萍嫂子——23岁左右。

李福贵——翠萍嫂子的男人，28岁左右。

刘长贵——大队支部书记，50岁左右。

李福绵——志科的亡妻，24岁左右。

估产干部、麦客、村民、闲后生们均由歌队演员扮演。

【时间 1968年——1969年前后。

【地点 陕西地区，黄土高原。

序

【朴实、粗野的山歌声：

五五么好端阳，

原上麦子黄。

收麦么蒸馍馍，

婆姨进洞房。

【远处隐隐传来一阵沉闷的雷声。

【李金斗边喊边敲着锣从远处跑来。

【灯光渐亮。

金斗 天要下雨哩！麦要糟蹋哩！乡党们，快喊喊哩！……

【桑树坪人敲着锣鼓家什声势浩大地赶来，他们一个个憋足了劲儿，仰脖子望天吼着。

桑树坪众

黑龙黑龙过过哟，

走到南边落落哟！

……

【有人敲家什定上了点子，于是这喊声开始变得有板有眼。

黑龙黑龙（仓）过过哟（哐当当）

走到南边（仓）落落哟（哐当当）

……

【邻村的人也敲着锣鼓家什从另一面匆匆赶来，他们一面骂着桑树坪人心黑心坏，一面也齐声发喊。

邻村人

黑龙黑龙站站哟，
站到北边落落哟！

.....
【照例有人敲家什定点子，于是这喊声也开始变得有板有眼。

黑龙黑龙（仓）站站哟（诶当当）
站到北边（仓）落落哟（诶当当）

.....

【桑树坪人急了，冲着邻村人骂了起来。

桑树坪人 狗日的心黑，喊雨站哩！

邻村人 驴日的心坏，把雨往这搭赶哩！

桑树坪后生 你敢过沟来，打死你个驴日的！

邻村后生 你敢过沟来，看我剥你的皮！

桑树坪女人 骚女子，养野汉！

邻村女人 野婆娘，偷男人！

【双方的吵骂声乱作一团。突然，又有人给骂声敲家什定上了板眼，于是，人们的吼叫便开始有了章法。

桑树坪人 陈家原（诶才诶）日你娘！（诶才诶）

邻村人 桑树坪（诶才诶）日你妈！（诶才诶）

.....

【一声炸雷，大雨倾盆而下。正在对骂着的人们轰地一下向四下里逃去。

【灯光在音乐中渐渐变化。

【歌队边唱边从舞台纵深向台前走来。

中华曾在黄土地上降生，

这里繁衍了东方巨龙的传人。

大禹的足迹曾经布满了这里，

武王的战车曾在这里奔腾。

穿过一道道曾紧锁的山峰，
走出了这五千年的梦魂。
历史总是提出这样的疑问，
东方的巨龙何时才能猛醒。

尽管前面有泥泞的路程，
尽管有多少山峰需要攀登。
总是这样不断地自问，
总是这样苦苦地追寻。

(一)

1

【几个公社的估产干部一面饭饱酒足地剔着牙，一面从远处走来。

主任 金斗！金斗唉！

众干 金——斗！

【附近传来了一阵儿驴叫。

金斗 来哩！……

【金斗拉着知青晓平从远处跑来。

金斗 主任唉！来，来，来！这是咱队里的一点小意思！……

【金斗和晓平给刘主任、估产干部送烟、递茶水。

刘主任 （客气地）这是干啥，这是干啥么！

众干 金斗唉，你这是干啥哩！

金斗 你们大老远来，辛苦这半晌，咱桑树坪庄户人心里过意不去呀！

刘主任 罢咧、罢咧！咱到原上看看麦去！

【刘主任和众估产干部向原上走去，随后围在一起看麦。

晓平 队长，没事我回去了！

金斗 唉！娃娃你可不敢走！

晓平 还有什么事么！

金斗 这估产可是咱村的大事（耳语）估得低咱就能多分几斤几升，估得高那咱可就白辛苦一年了！你城里学生娃见识多、脑子灵，可得帮我支应着点！……

晓平 我能支应啥事嘛？

金斗 你能！你能！你跟我学着点，这里面的学问大着哩！……

刘主任 （在原上喊着）金斗呵！李金斗同志！……

金斗 来咧！来咧！……

【金斗迎向从原上走来的刘主任等估产干部。

刘主任 金斗同志！祝贺你呵！桑树坪今年的麦不错呵！

金斗 罢咧，还将就，还将就！……

干乙 还叫将就？你看看这麦，粒饱籽大，种地稠得都进不去人哩！这一亩地少说也得打下个……

主任 二百一！

金斗 ……好我的婆唉！

主任 咋？

金斗 （笑着）这一亩地要是能打二百一，我一口吃下去！

干丁 那你说能打多少？

金斗 叫我说，满打满算也就是一百四、五十斤……！

刘主任 一百四、五十？！呸！一百四、五十我也给你一口吃下去！

【突然，附近又传来了一阵儿驴叫。

金斗 （冲着驴叫的方向）该死的畜生，吃饱了张嘴乱嚎叫！还不快牵回去！（转身对刘主任）我的好主任，原上这一亩地啥时候收过二百一的麦哟！你也务过庄稼，这地里抛散，场上糟蹋，这天又保不准，说变就变，它哪来的二百一啊！……

主任 不多说咧，二百一就是二百一！走！

金斗 我的好主任，你不忙走，咱有话好说，再估一下吧！

主任 （不耐烦地）我说你！……李金斗呀李金斗，年年估产你都是这付熊样儿，三升两斗的你争个死死活活，咱都是为上级做贡献哩，又不是集上买东西，由你讨价还价。

金斗 主任，你听我说嘛！……

干乙 你个李金斗呀，我到这县里工作十来年了，你想想，就

因为你李金斗年年争长争短，你吃得苦头还少？当了 20 年的干部，也该有点觉悟了嘛，咋能老是那种小农意识？

金斗 （嘟囔地）啥叫小农意识嘛！年年把产量定的这么高，回头让咱和社员咋交待么！

主任 李金斗！说话可要注意点儿，你也不看看眼下是个啥形势？！

金斗 形势是好，形势是好，全国山河一片红么！

主任 形势不仅是好，而且是大好！所以，咱贫下中农就要作更大贡献哩！

金斗 是要作贡献，是要掏红心！……

主任 那还有啥说的？走！

金斗 好我的各位领导唉，你们也看看，这年年估产，一开口就拔个尖尖，张口就是二百三百，打下麦来，七折八扣，又是“忠字粮”、又是“红心粮”，咱庄稼人还有啥余粮嘛！（越说越激动）娃娃要吃，大人要做活，这些年，说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好倒是好，可咱庄稼人辛苦一年，就是连口白馍馍也吃不上，还叫咱农民活不活哩？！……

【众人惊呆了。

主任 （大喝）李金斗！……

众干 金斗唉，你是吃了啥胆哩！

金斗 ……

主任 （语气和缓）咱国家大，人多嘛！你有你的难处，谁没有难处？你打的粮，又吃不到我嘴里，你胡说个啥咧？

金斗 不敢胡说不敢胡说，咱庄稼人没有那个胆子，讲理嘛！……

主任 讲理？！……呸！屁理讲！你知道咱一个小小的公社，几千口子人，今年上面定了多少余粮吗？

晓平 啥，麦子还没收，就定下余粮了？

主任 你娃娃家懂个啥？！走！

【金斗急了，一步冲上前抓住刘主任的衣袖，苦苦地哀求着。

金斗 主任，你看看呀，咱桑树坪啥时候打过二百一的麦哟？

你再估一下吧，咱都是乡党，你也给自己落个人缘嘛！

主任 你拉我干啥？你想打人咧你！……

【刘主任欲推金斗，金斗伸手架了一下，刘主任回手就给了金斗一个耳光。

【众村民上。

【金斗“呜呜”地哭了起来。

主任 年年估产就是这桑树坪最麻缠！走！

【金斗哭着从地上站了起来，赶紧拦住刘主任。

金斗 我的好主任，吃完饭再走吧！（转身对晓平）娃娃唉，主任要走哩，回去给二婶子说一声。赶紧给估产队弄饭吃！弄好饭吃！

晓平 喂狗也不给他们吃！（对估产队）不能走！你要说清楚，为什么随便打人？！

【刘主任等一愣。

金斗 （对晓平）算哩、算哩！咱庄户人还算个人么？打了也就打了！……

晓平 打人不能白打！（对刘主任）你得给咱队长赔礼道歉！

主任 这娃是干啥的？

干甲 城里来的知青蛙。

主任 噢！造反派呵！……怎么，也想到我们这里来搞造反武斗啊？！……

晓平 什么武斗不武斗的，你再打一下给我看看！

主任 我打了你能咋的？！……

晓平 你打了还就打了？！……

【晓平转身从村民手中夺下了一根扁担，向刘主任扑来。

主任 把他给我弄到公社上去！我正要抓一个破坏夏收的典型

哩！

【几个估产干部冲上前去欲撕扯晓平，被晓平打了回去。

金斗 我的好娃唉！为了这几斤麦，要是闹出条人命来，那可
就麻烦哩！你有靠山，你有后台，可让我们咋办呀！……

晓平 你欺负贫下中农，多吃多占！你长着耳朵去打听一下，
我爸爸是干啥的！

【彩芳从人群中跑了出来。

彩芳 这娃他大在省革委会当大官哩！

【众估产干部一下都蒙了。

刘主任 这娃他大是干啥的？！……

【金斗一把将彩芳推到一边。

金斗 我说不敢打哩，这娃他大的官不小，就连地区革委会的
头头都得让着几分哩！……

主任 （埋怨地）狗日的金斗，你咋不早说呢？（对晓平）好
娃呀……

【主任刚欲上前和晓平搭话，晓平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

晓平 你要是不给咱队长道歉，咱俩今天没完！

主任 好你个李金斗，你让娃娃松手！

【金斗赶紧上前似拉非拉地劝解。

金斗 好娃唉！松松手吧！估产这数儿主任不是还没定了嘛！

主任 就是嘛！这估产的事咱还可以按政策再商量嘛！

金斗 （积极地）好娃，松松手！……

晓平 （执拗地）不！……

金斗 好娃唉！你看在咱一村老小的面上，就松松手吧！

【晓平这才骂骂咧咧地松了手。

主任 太不象话了，太不象话了！……

金斗 主任，那你看咱队……

主任 金斗唉，回去要加强教育哩！以后再发生这种事，可别
想我给你估下个一百七！（回身对众干部）走！

【估产干部们和刘主任下。

【村民们不敢相信地围向李金斗。

众人多少?!多少?!

金斗 (激动地) 一百七.....一百七! 成咧! 总算成哩!

【村民们沉默了, 难过地低下了头。

金财婶 这下可好了! 定了粮交了麦, 咱这一亩地还能剩下个十斤八斤麦。明年, 咱也就不用过春荒哩!

【村民中有人哭出了声。

金斗 哭毬咧! 连个高兴都不会啊!(说罢, 自己也抹了把眼泪) 乡党们! 我李金斗头天晚上就说了, 为了咱桑树坪今年的口粮, 我今天就是豁出老脸, 舍下皮肉, 也要为大家伙求下这个情! 这下成哩! 它比啥都强啊! 今年咱全队人的基本口粮提高到.....

【保娃发现了扛着根木桩正默默站在一旁的王志科。

保娃 王志科! 你不好好干活儿, 跑到这搭来干毬哩!

【王志科忿忿地瞪着保娃, 然后将木桩一下放到了地上。

保娃 嘿! 好你个杀人犯! 你还不服监管改造哩!

.....

众村民 走! 走!

金斗 (喝斥地) 保娃! (对志科) 志科呵, 今天你也歇下吧! 啊?

【王志科扛起木桩气哼哼地下。

众村民 口粮多少?! 多少?!

金斗 今年咱全队人的基本口粮提高到三百九十五斤! 16岁以下的娃娃二百!

【众村民欢呼雀跃。

【阳疯子福林高喊着“福林娶婆姨啰!”在人堆里跑着、闹着, 月娃则在他身后追着赶着。

金斗 乡党们! 今儿这事还得感激咱学生娃哩! 福全!

福全 在哩! 二叔!

金斗 今天给咱学生娃多记上两天的工!

福全 那你哩？……

金斗 我的工分就不记哩！

众人 咋？……

金斗 （自嘲地）今天我没弄好，差点把大事给弄坏哩！

【众笑。

金斗 唉！（对彩芳）你愣着干啥？还不快给咱学生娃多煮几个鸡蛋去？！

彩芳 唉！

【彩芳下。

金斗 大家赶紧回去收拾一下，明天等叫上麦客，咱就开镰哩！

【众人唱着《五五好端阳》兴高彩烈地下。

【晓平欲下，转身发现一直蹲在一旁抽烟的李言。

晓平 老叔！你怎么不回呢？

李言 好娃，今儿你可给咱村立下了大功咧！（起身欲走）他李金斗也真是个精咧，把你个不懂事的娃娃推出来，倒把事办成了！……要是你没有个好大呢？……

晓平 ……？

【灯光渐暗。

2

【歌队——麦客上场。

秦川麦黄吆漫过原，

麦客赶场离了陕甘。

赶场打从祖上起哟，

父传子来代代传。

走哩走哩哟，

越哟远了，

眼泪花花飘满了，

哎哟的哟，

泪花花把心儿淹了。

【几个掌柜的叫麦客上。

【霸场的从歌队中走出。

霸场 话就说到这搭，说不成就是不成！没有三块二，咱死活不割！

【金斗和晓平急匆匆上。

金斗 嘿！都大晌午哩，咋还没开市哩？！

众柜 金斗来咧！金斗来咧！

【众掌柜涌上去围住金斗，和他低声商议着。

【歌队议论着。

善者不来，

来者不善。

庙小佛大，

看来麻缠！

掌乙 好！就按你说的办！

【金斗缓步走到台中。

金斗 开市哩！

【众麦客一涌而起。

金斗 起首喊价的是桑树坪，咱村要 20 个割麦的，原地割一亩一块五，坡地割一亩一块六！

【众麦客泄气地退回原处蹲下。

麦甲 我当是蹦出个齐天大圣，闹半天也是个草猴儿。

麦乙 揽着个大劲，放了个哧溜屁！

【麦客哄笑。

金斗 市上不说闲话，损人的话谁都会说，咱没吃过驴肉，还没听过驴叫唤？！今年就这价，割就去，不割就回！

霸场 老哥敢起首开价，不象是一般人呀！

金斗 那当然！

霸场 可这口开的真有点狠！今年麦好，原地麦稠，坡地难割，三块五都不多。